

戏曲
音乐
研究
丛书

唐 剧

韩 溪著

音乐
创论

人民音乐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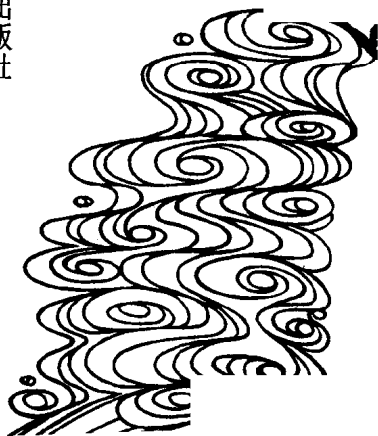


韩 溪 著

唐剧音乐创论

戏曲音乐研究丛书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剧音乐创论 / 韩溪著. —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 10
(戏曲音乐研究丛书)
ISBN 7-103-02877-X

I. 唐… II. 韩… III. 地方戏-戏曲音乐-唐
山市 IV. J617.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091 号

选题策划: 祖振声
责任编辑: 张 辉
责任校对: 颜小平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Http://www.people-music.com

E-mail:copyright@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2 插页 12.75 印张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40 册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68278400

唐剧音乐絮语

(代序)

唐 河

唐剧者,唐山地区新剧种之谓也。凡戏曲,多以地名名之,以示区别。唐剧也不例外,故以唐山之“唐”命名。

唐剧为唐山人民所公认,已载入中国戏曲史册。虽然它的历史短暂,但一个剧种一经形成,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谁不承认也没用。不是有人非要把它改为“影调剧”吗?这样不妥。因为,各地有各地的皮影,连北京天桥都上演影戏,它的音乐也是北京的。唐剧音乐是以唐山皮影音乐为主,吸收了当地曲艺、民歌、吹奏乐等民间音乐创作而成。

创作一个新剧种谈何容易,恐怕要比创作一部大歌剧困难得多。歌剧音乐不受地区和该地区观众心理素质的制约,可以随心所欲,全国各地的音乐、引进外国的音乐均可作为创作歌剧音乐的素材。而创造一个剧种则不同,它的音乐必须是本地区的,当地群众耳熟的,就是引进外地音乐,也要把它改造成具有本地风格的音乐,这一过程直到当地群众认可为止。

唐剧是全国三百多个剧种中最年轻的剧种之一,也是可塑性最强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个。如果演现代戏,它比那些古老的大剧种更有优势。我1964年就看了他们演出的《红云崖》,不仅有浓

郁的地方特色,而且运用了现代的作曲技法。它是具有时代性的新戏曲,着实让我兴奋不已。

《唐剧音乐创论》是对这个剧种 42 年经历的总结。这本书的作者——韩溪同志是创造这个新剧种的关键人物之一。因为他经历了唐剧诞生、发展、挫折、再前进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天灾人祸和悲伤的泪水。因为他经历了全过程,才能写出这本书。这样的书不是某个作家或记者采访一下就可以写出来的。就像肖华将军经历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才写出《长征组诗》一样。能写此书者,非韩溪莫属。这不仅因为他是亲历者,而且他还是实践者,并且经过多年冷静的思考,用“音乐是剧种之种”这一理论来审视它的得失,总结它的经验,无疑会对戏曲艺术如何与时俱进,肩负起“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伟大使命,提供一定可资参考的意见。

音乐史学家黄翔鹏先生在音乐史学上有新的突破,成绩斐然,因为他是站在我国音乐史学泰斗杨荫浏先生的肩上,所以他看得更远些,才能在海平线上比杨先生早一点发现“新大陆”。韩溪则是站在皮影音乐专家张绳武、张豁明等人的肩上,才摘取了这颗最鲜美的果子——《唐剧音乐创论》,奉献给全国人民。我想,韩先生和黄先生走的是一条路,找到了同一捷径,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我 1959 年和韩溪初识的时候,他正在唐山市文联刚刚组建成的唐山市音乐工作者协会工作,已出版了童话歌舞剧《森林里的宴会》等音乐作品,对皮影音乐他只视为创作素材来学习。后来在创造唐剧时,他才发现原来皮影音乐是一座音乐宝库。于是,他甘于寂寞、默默无闻地奋力耕耘。他是“咬定青山不放松”,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经过多少艰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咬”出

了一个新剧种——唐剧。这种精神，使我由衷地敬佩，深深地感动，是很值得我学习的。

唐剧的成功，首先在于音乐改革的成功。它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艺人不保守；二是新音乐工作者不粗暴，并能把民间音乐钻透，旧的东西吃到肚里，经过消化，再吐出来则成了崭新的唐剧音乐。唐剧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张豁明同志，是一位不太老的老艺人，肚里存货甚丰，是皮影音乐的“底包”，他和韩溪同志配合默契，他们协力把唐剧推上高峰，这是有目共睹的。这说明，新音乐工作者下到剧团，好比探矿，如果钻得不深，不要说富矿，就是贫矿也找不到。韩溪是钻进去了，虽说是“先结婚后恋爱”，但总算是爱上了。他虚心向艺人学习，尊重他们，理解他们，深入他们的思想深处，有时还要谅解和等待。在多年的磨合中，他们成了知心朋友。正因为如此，他才把这个富矿开采出来！

韩溪同志在艺术上是成功者，在政治上也是能与时俱进的成功者。他的“逆商”并不低于他的“智商”，在逆境中能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总算是挺过来了。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有两句不成诗的诗：“植香兰当慎兮，勿伤其根；除臭艾应尽兮，勿使重生。”我把唐剧比兰草，诗云：“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旁。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植“兰”人韩老弟读了朱老总的名句，抚今追昔，是否“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望君思之。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上海有位爱国学者，名叫夏丐尊。他说：“李叔同先生有后光，令人敬仰！”那时，李当教师，还没成为弘一法师。夏先生说的“后光”，不是指后人画上去的佛光。他的“后光”据我所知是他身后的那些学生为他增的光。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广为人知的是丰子恺先生。他师从李先生学音乐、图画，学成后在这两

门学科中均有超人之处，其散文、书法、翻译更加丰赡。所以他成为李叔同先生的“后光”。韩溪既是作曲家、评论家、戏曲音乐家，也是一位老师。我相信，他的背后也会有“光”的，而且期盼学生超过老师，这是老师的荣耀，谁的“后光”越亮，谁的荣誉越高，谁就越受人敬仰。

最后，我还要送唐剧三句话：一不图大，二不求洋，三不追时尚。哪怕是只有几十分钟的小戏，只要群众喜欢，就给他们演。不必事事都向大剧种看齐，要永远保持自己的特色——原汁原味的乡土风味。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时尚不是星，群众才是真正的星光，对这颗星，要追星不止，但不赶时髦。要奉献给群众的，永远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食粮。黄翔鹏先生说：“传统是一条河流。”唐剧也是一条河，是一条晶莹、清澈的小河，我希望它能洁身自好，永远不受污染；它要兼收并蓄，永不断流。

因为我对唐剧过于偏爱，一说起唐剧便谈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话，岂不是絮语？无论是废话也好，旧话也是，但都是实话，是我从心里想写的。今年我已虚度八秩，这篇短文，不能称“序”，只能叫做《唐剧音乐絮语》。就算我的八十寄语吧！

2002年11月6日

写于青岛济军一疗

目 录

唐剧音乐絮语（代序）	唐 诃（1）
一、概 述	（1）
（一）引 言	（1）
（二）音乐是剧种之“种”	（9）
（三）学透传统是必练的基本功	（13）
（四）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要改良“种子”	（15）
（五）剧目是带动音乐发展的关键	（18）
（六）创新是剧种发展的生命	（23）
（七）育种人的思考	（26）
二、唐剧音乐导言	（31）
（一）唐剧唱腔的体制	（31）
（二）唐剧唱词的格律和结构	（32）
（三）唐剧音乐中“板”的概念	（35）
（四）唐剧唱腔行当的划分、类别、调式	（38）
（五）唐剧的演唱艺术	（39）
（六）地方语音调值与唐剧唱腔特点	（40）
三、唱 腔	（44）
（一）女 腔	（44）
1. 平 调	（47）
2. 花 调	（74）
3. 河东调	（88）
4. 悲 调	（110）

5. 吟 腔	(118)
6. 三赶七	(130)
7. 硬 辙	(139)
8. 综合板腔	(141)
(二) 男 腔	(154)
1. 平 调	(155)
2. 花 调	(188)
3. 悲 调	(200)
4. 三赶七	(220)
5. 硬 辙	(227)
6. 金边儿	(229)
7. 综合板腔	(231)
(三) 不同行当、不同腔体、不同板式的组合	(234)
1. 腔体相同, 行当、调性不同的组合	(234)
2. 腔体相同, 行当、感情、板式不同的组合	(240)
3. 板式相同, 行当、腔体不同的组合	(245)
4. 同一腔体、同一板式, 不同行当相互借鉴组合 ...	(250)
(四) 伴唱与合唱	(255)
1. 以某一板腔为基础加以发展变革	(255)
2. 以某一腔体音调为主要素材, 依据戏剧的需要, 运用一些新的技巧, 进行较大的发展变革	(260)
3. 以同一行当不同腔体音调为素材, 加以融合发展	(268)
4. 以不同行当、不同腔体的曲调为素材加以融合发展	(271)

5. 不拘泥于某一具体行当和腔体, 自由运用本剧种的 音调旋法特点谱写新声	(276)
四、器乐曲牌	(287)
(一) 主奏乐器——四胡	(287)
1. 滑 揉	(289)
2. 压 弦	(290)
3. 打 弦	(290)
4. 掸 弦	(290)
5. 回旋音	(290)
6. 运 弓	(290)
7. 用指和换把	(291)
(二) 打击乐和乐队特色	(291)
1. 打击乐	(291)
2. 乐队特色	(293)
(三) 与唱腔关联的器乐曲	(294)
1. 开 头	(294)
2. 收 头	(310)
3. 底 鼓	(314)
4. 挂 儿	(321)
5. 小垫头	(347)
6. 行 弦	(350)
(四) 曲 牌	(354)
 跋	张 和 (396)
后 记	韩 溪 (398)

一、概 述

(一)引 言

唐剧，是1960年春季诞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剧种。它继承发展了唐山皮影戏独具一格、优美动听的音乐唱腔，学习运用了唐山地区的民间舞蹈以及载歌载舞的戏曲表演艺术，是河北省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花。

1958年8月31日，唐山市文化局根据各方面的呼声，正式写出“试办影调戏”的申请报告，其方针是“继承皮影艺术和戏曲艺术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皮影唱腔，结合戏曲艺术的表演形式，培植出唐山地区的新兴剧种，培养出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和艺术表演能力的新剧种的演员，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生产、为工农兵服务”。

1959年1月，初建于1958年的唐山市评剧训练班改建为“唐山市戏曲学校”。9月扩班招生，设有评剧、皮影、曲艺和京剧四个班。10月试把皮影班学唱的《五锋会》中“看家书”和“全家福”两折搬上舞台，开始能否创办新剧种的“百日试验”。剧本唱腔完全照搬皮影，表演照搬京剧的程式。因舞台和影窗子环境不同，真人和皮人表演有别，在运用打击乐上，出自皮影配唱者的唱念教师和出自

京剧演员的导表演教师,由于角度不同,情趣有异,经常发生矛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其后,又从评剧班选了几名有一定表演基本功的演员,从皮影传统剧目中选排了《双挂印》。1960年3月,上述剧目首次向市领导汇报演出,4月20日正式参加了“唐山市青年戏曲会演”,公认“已经像戏了”,遂定名为“唐山戏”,客观上宣布了“百日试验”成功。为了使“唐山戏”在第一届“河北省青少年汇报演出大会”上亮相,又开始赶排市皮影团正在演出的新编神话剧《金龟记》,仍然沿着皮影戏的影卷(剧本)和音乐唱腔,略加了一点上场音乐,于6月份在省会演出。《戏剧战线》1960年第8期以《“唐山戏”的诞生》为题,刊发了专文介绍,称赞它“受到与会代表一致的重视和肯定。它将以新颖的艺术服务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这株新生的艺术花朵将开得更加瑰丽多彩和鲜艳”。

从省会会演归来,如何使这个新生剧种尽快开花结果,已成为唐山市文化界的议论中心。于是市文化局决定,从1958年入学的原评剧训练班中选取一批优秀学员,和原皮影班学员组建“唐山戏速成班”,走“边学习、边排戏、边演出”的路子。其后先后调入了皮影界名家张绳武、张茂兰、李秀、苏旭、周文友、曹辅权、孟锡三、齐子祥、齐炳勋、郑久亨、张豁明,新音乐工作者高锡兰、孟祥皋、韩溪以及京剧演员张菊仙、王丽英、王荣良、凌云霄、张海涛担任唱念教师、音乐设计、导演,原唐山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左之、原文化局剧目组尚梦侨担任编剧,由京剧演员出身、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陈立岐校长主抓,又有“抗日”时期原冀东区党委宣传部长、正因病休养的张达同志担任名誉校长,可谓集中了全市优秀兵力打建设新剧种的“攻坚战”。

第一步选择了《断桥》(李左之改编,张菊仙导演,郑久亨、张豁明唱腔设计,韩溪作曲)、《哭马》(李左之改编,王荣良导演,曹辅权唱腔设计,高锡兰作曲)、《香罗帕》(李左之移植,王丽英导演,孟祥皋作曲)三出戏进行探索。《断桥》从剧本改编到音乐、唱腔、念白、导演,全方位改革,寻求唐剧风格、特色;《哭马》按照“皮影唱腔是妈,京剧表演是爸,生了个娃娃叫唐剧”的路子排练;《香罗帕》从唱、念、表三方面都努力继承唐山皮影的传统。在排练过程中,先后有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富英、张君秋,评剧表演艺术家鲜灵霞,作曲家王莘到排练场参观,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寄予很高的厚望。1961年秋,原冀东区党委李运昌、李楚离、阎达开、张达四位老首长到戏校看排戏,观后,话题集中到了剧种的名称上,共同感到“影调戏”、“唐山戏”欠妥,应该按照全国各剧种的名称加以规范,应定名为“唐剧”。原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兴致勃勃地说:“这个‘唐’字含义大了,既有唐山的意思,也有中国的意思,外国不是把华侨聚居的地方称‘唐人街’吗?”“唐剧”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下来了。12月唐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断桥》时,“唐剧”二字首次和听众见面。1962年3月26日,由河北省文化局主办的“唐剧研讨会”在唐举行,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晏甬、音乐家舒模应邀来唐,他们和省、市有关人员看了上述三种不同风格的戏以及《双挂印》、《谭记儿》选场,然后进行了两天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断桥》已初步显示出唐剧的特色和魅力,称得上“唐剧第一个里程碑”,应该继续探索下去。会后,带着各方的意见和不同风格的剧目,“速成班”深入到唐山皮影发源地——乐亭、滦县、昌黎做“回娘家演出”,历时两个月,所到之处盛况空前。这次巡演是成功的,既锻炼了学生,又听取了各种意见,还增强了信心。从此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除在市

内争取多演出外，每年寒暑假都要做“回娘家演出”，范围逐渐扩大，剧目不断增加，诸如《谭记儿》、《赵盼儿》、《南阳关投亲》、《琵琶词》、《峨岩关》、《邵玉兰救夫》、《张四姐盗宝》、《杨门女将》等。截止到全部学生毕业，走遍了唐山地区的城市和部分农村，成了唐山人民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1962年，“速成班”改为河北戏校唐剧科，校址仍在唐山。唐剧没有陶醉于传统剧目的成功探索中，从1963年着手第一出现代戏的创作、排演。剧本由尚梦侨根据梁上泉的长诗《红云崖》改编而成，依照“新老结合，取长补短，继承传统唱腔，发挥流派优长，让旧曲出新声”的指导思想，由凌云霄导演，张绳武、郑久亨、张豁明设计唱腔，韩溪作曲，大家团结一致，精益求精，惟恐砸了唐剧的声誉。1964年首演于唐山“人民大戏院”，获得各方的赞扬。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正巧来唐视察工作，先看了《断桥》，又到剧场看了《红云崖》演出，十分兴奋。剧终后在省、地、市领导的陪同下，周扬同志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出戏排得不错，小演员也演得满有感情。前两天看了你们演出的《断桥》，今天又看了这出《红云崖》，说明唐剧不仅能演好传统戏，演现代戏也很有潜力。你们应该发挥新剧种的优势，今后多演现代戏”。他还对服装设计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对戏的结尾，他不同意让冬花和罗老松都牺牲，他说：“还是想法让冬花活下来，不能让罗家都死掉，要让观众看到敌人的残暴，又看到革命的希望。”说到这时，他拍着扮演罗老松的演员的肩膀说：“你还是要死的，我救不了你！”大家都笑了。第二年，中国歌剧舞剧院《红云崖》的作曲杜宇、舒铁民，从“四清”前线专程来唐观看了唐剧《红云崖》，他们说：“周扬同志讲唐山有个小孩剧团，演的《红云崖》比我们剧院的好，特让

我们来学习。”这也说明，唐剧第一出现代戏给周扬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剧先后又经郎宗岳（特邀）、张先猷、孙鸣昆三次重排。继《红云崖》之后，又移植创作了《彩虹》、《三代人》、《江姐》、《两块六》、《擦枪》、《审椅子》、《打铜锣》、《游乡》、《友谊船》、《斗书场》，还创作了《将军女儿》、《东风颂》、《赎马记》等。

根据 1965 年 8 月 20 日河北省委的通知，于 1966 年 2 月 12 日，将首届唐剧科 50 名毕业生和部分教师组建成“唐山市实验唐剧团”。这是一个全新的戏曲团体，既有唐剧主要创始人，又拥有以彭秀兰、郑洪荣、何景田、王德友、苏桂英、张素菊、周秀兰、邹亚力、徐武、李秀珍、曹旭良、王文朋等为代表的各行当年轻有望的演员和以孙殿华、刘宝印等年轻的唐剧音乐工作者，他们是一支有文化、有艺术的新型戏曲工作者队伍。

建团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赴东北演出，同时排练准备参加“河北省中小型革命现代戏会演”的《艺徒血泪》、《绿水桥》。一出《红云崖》先后在锦州、沈阳、四平、长春演出五十余场，不仅赢得了东北观众的好评，而且应沈阳音乐学院李劫夫院长之邀为该院演出，师生观后李劫夫院长欣喜地称唐剧“是一个早熟悉的婴儿”。从长春返唐后就去省会天津市参加“河北省小戏会演”，让人意料不到的是这次会演期间“5·16”通知已经下达，尽管参加人员尚不知道，但气氛已显得十分紧张。唐剧演出格外受欢迎，《艺徒血泪》被天津纺织工人称为“忆苦思甜的活教材”。剧团回到唐山，“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古树新枝节节高的唐剧遭到了灭顶之灾，剧种被砍掉，剧团被解散。

直到 1970 年，为了与“文艺黑线划清界线”，剧种被更名为“影调剧”，先后移植了《红灯记》、《奇袭白虎团》、《龙江颂》。在 1972 年

“河北省移植革命‘样板戏’会演”中,《龙江颂》在省会石家庄市一炮打响,广大观众和戏曲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会特安排半天的时间向与会编导人员介绍经验。演出的成功为“影调剧”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在此时,《辞海》进行修订,“影调剧”条目被纳入该书,直到1980年才出版,尽管此时已恢复“唐剧”原名,仍留下了“影调剧”这个特殊的印记。为准备参加1973年“河北省自创剧目会演”,创作了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为主题的《迎风飞燕》(于英、张豁明编剧,张先猷、孙鸣昆导演,张豁明设计唱腔,韩溪作曲)。该剧曾于1963年4月27日首次彩排,四易其稿,到8月底赴省会参加交流演出,被选定代表河北省参加“华北文艺调演”。为此,又四易其稿,于1964年1月23日晚,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正式演出。25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实况录音。晚上,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现场向全国直播,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当晚看了电视转播。《解放军报》2月4日刊发了《广阔天地炼红心》,《人民日报》3月3日刊发了《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评论文章。在大会的总结会上,被列为“满腔热情地歌颂工农兵,受到了群众欢迎”的戏。3月1日该剧应邀到天津市“中国大戏院”演出。3月27日至4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唐为该剧静场录音。1975年1月11日至14日,北京电视台王扶林导演带领摄制组来唐静场录制该剧第十稿,供全国第四届人代会代表观赏。诞生在特殊年代的《迎风飞燕》,历程是崎岖而艰险的,虽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对剧种的建设,尤其在其音乐唱腔的继承和发展上,成就是显著的。经过中央及北京、天津、河北各宣传媒体的介绍,使全国观众认识了唐剧这个新剧种,全国若干剧种、剧团移植演出了这出戏。至今谈起

唐剧，很多观众还都记得《迎风飞燕》，还能唱几口“南来的燕子北方长”、“一担石头千滴汗”。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地震在唐山发生，百年唐山变成一片瓦砾，20名唐剧工作者被夺走了生命，其中有导演张先猷，唱腔设计张豁明，主演郑洪荣、王德友、张素居、许志红，主弦刘宝印，助理指挥杨非等。刚遇“人祸”，又遭“天灾”，对唐剧这株戏曲新葩，真是雪上加霜。

1978年12月6日，剧种名称得到恢复，“唐山市实验唐剧团”重新组建，先后移植了《宝莲灯》、《凤还巢》、《春草闯堂》、《桃李梅》、《糊涂丈人》、《李天保娶亲》、《王老虎招亲》、《孙二娘打店》等，复排了《红云崖》，并于1979年赴省会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演出，受到欧阳山尊等专家的好评。河北电视台在演播厅录制了该剧剪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选段。1980年创作演出了根据唐山皮影《五锋会》中“恒霸杀楼”改编的《血染鸳鸯剑》（刘锐华、尚梦侨编剧，孙鸣昆导演，彭秀兰、苏桂英、何景田、邹亚力设计唱腔，韩溪作曲），1981年6月赴京演出于西单、长安、广和、吉祥四个剧场，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副主席赵沅，陪同以团伊玖磨为首的日本音乐家代表团观看了演出。美籍华人、哈佛大学中国音乐教授赵茹兰女士观后，特意走上舞台，了解唐剧音乐的发展情况。中国剧协、中国音协分别为该剧召开了座谈会。马少波、舒模、迪之、张季纯、魏喜奎、郑亦秋、傅雪漪、萧晴、周仲春、李庆成、唐诃、宋扬、姜嘉锵等专家、学者应邀参加，既有很高的赞语，又有热情的期盼。北京电视台进行专访，制作并播出了《新花一枝开唐山》的专题节目，中央电视台录制并播出了演出实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唐剧唱段和音乐，马少波、迪之、迟金声、新风霞、魏喜奎